蓉塘詩話

蓉塘詩話引

詩話文章家之一體莫盛於宋賢經術事本國體世風兼載不但論詩而已下至俚俗歌謠星曆醫卜無所不錄至其甚者雖嘲謔鬼怪淫穢鄙褻之事皆有益之言者用以諱避陳托微意所存又文章之一法也乃若發幽隱昭鑒戒紀歲月頗有裨於正傳之缺失益史家流也吾友姜南明叔方工進士業餘力

及此書予在京師時嘗一讀之卷帙尚多八峯張君國鎮之令海也捐俸刻之縣齋頗有銓擇其間明叔可謂博雅之士哉古稱文章止於潤身而學以經世爲大是集所錄經世之端蓋多矣八峯亟表揚之與善之心亦可謂無窮也書凡二十卷明叔別號蓉塘故以名集云是歲嘉靖癸卯春三月朔儼山陸深題

半村野人閒談　　峇塘詩話卷之一

仁和姜南明叔著

用刑

周公政書謂刑亂國用重典林少潁曰以其頑嚚暴悖不可訓化則殲殄殄殲滅强梗宜以剛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

高皇初定天下承胡元大亂之後滀五教之大壞疾四維之不張於是用重典以治之廼有刖膝斷趾鈎背剝皮腰斬坑醢之刑盖不如是則左衽之俗染人之深不易驅之於禮義教化之中亦聖人救偏拯弊之權非衆

人所能識者又按宋太宗時光祿寺丞通判彰州錢易上疏乞除非法之刑曰古之肉刑尚以爲虐而絶之近代非法之刑乃或支解臠割釣背烙筋身見白骨而口眼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未息臣愚以爲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臣爲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既愛其上則奉上而懼若以嚴刑欲戒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乞禁非法之刑止從絞斬易吳越王錢鏐孫弘倧之子也夫宋初懲五季之亂其用重典宜也至太宗之時亦可以省矣而不省我

太祖雖用重典以懲亂至其作 祖訓定律令傳之後

世則不許用法外恣刑蓋因時制宜不得不如是也

答應文章

王忠毅公驥豐功偉烈卓乎一世凡有求詩文者信筆成篇略不經意嘗謂人云北方老實文字不足爲法答應而已連稟付之此可見公之眞誠然公之可傳亦不待此也

借親

父母垂死人子於此正哀痛徹骨幾不欲生之時也今人反以送死爲緩惟以借親爲急父母死未即入棺仍禁家人輩不得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諧合巹之儀眞括

髮之戚而脩結髮之好此夷狄禽獸之所不忍為而世俗皆樂為之雖簪纓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不為怪不知作俑者誰耶此東谷所見之言也吾鄉有仕宦於關中者卒于官訃聞其子將借親沈評事子輕以為不可或笑之以為不達變通使或人見東谷之言將不暇笑而以評事之言為從也

體悉人情

宋張忠定公詠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曰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

幽悲使之然耳故憫之李畋張乖崖語錄云

老景

今日殘花昨日開爲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此姑蘇沈周啓南之詩也格律雖卑弱然摹寫衰老之景人不能道也

入粟補官

宋晉陽王叔永云納粟補官國初無此天禧元年四月登州牟平縣學究鄭河出粟五千六百石賑饑乞補弟巽官不從晁迥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即

止詔補三班借職今承信郎自後援異例以請者皆從之然州縣官不許援坐止令庭參

國家自正統以來民有納馬納粟納草納銀援以散官者至弘治末又有納銀授指揮千戶百戶之例或爲蓄積邊儲拯濟饑饉行之以權一時之急也然授官者皆令州縣以禮相待而豪民往往藉此抗禮長吏不知遜避間有廉能長吏正令庭參不延之坐然亦可以據此爲故事以喻之耳

賢相表

唐開元相張公九齡有謝香藥表云捧日月之光寒移

雲源沐雲雨之澤春入花門雕奩或開珠囊暫解蘭蕙罷氛玉潤凝脂螺黛自天來不假淮王之術香宜風度如傳奇今之衣臣材謝中人位參上將壇場効淺山岳恩深唯因受遇之多轉覺輕生之速又難時相常公衮有謝緋表云臣學愧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居良史之官詞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霞映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恭寵榮頓忘兢惕蜉蝣之羽恐刺國風蠛蠓之誠難酬天造捧戴撫力兢惶在心二表才數語耳曲盡賜予之意二公皆名臣可以為法者故全篇載之以見不以徒多為貴也

文人蹈襲

文選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有云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而唐王勃秋日燕滕王閣詩序亦云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不惟蹈襲其步驟而雕琢愈甚矣

稼軒不敢犯古人諱者

宋辛稼軒棄疾帥長沙士人僉或愬若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稼軒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昴也稼軒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昴鄉之地次閱禮記卷稼軒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

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覩此則稼軒所存之厚可知矣宜其不肯甘沒於夷狄而自拔來歸也其以忠義顯名也宜哉今世之小夫細人僕隸厮養多犯古先哲人之諱在上者恬不之責而使之改焉其亦異乎稼軒矣

謝莊善對

謝莊宋孝武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劒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劒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為知言蓋亦巧於應對者也豈至誠之道哉

劉義慶譏避讐

劉義慶宋武帝中弟長沙景王道憐之第二子世帝少弟臨川武烈王道規無嗣以義慶嗣元嘉中爲丹陽尹有百姓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讐義慶議以爲周禮父母之讐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寃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讐祖之文况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讐宜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所著世說一書先儒多稱之按漢晉六朝有避讐之律此議甚當

蘇東坡勸王安石諫興大獄

蘇子瞻自黄州移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觀東坡大獄大兵之言雖有所激於中然漢唐之禍誠在於此逐君子困生民亦以此敗者宋也公之言可謂有益於國家者矣

智囊

秦樗里子漢皃錯皆號智囊按樗里子秦惠王異母弟且死曰葬我必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若樗里子者眞可謂智囊矣貽謀及其身後若合符節得以全其丘隴奇哉智乎而錯也爲國慮智不能保其首領智安在哉

詠荆軻

荆卿欲報燕銜恩棄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離絃匕首光陵白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此陳

周弘直詠荆軻詩也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匕首地圖中琴聲不可識遺恨没秦宫此陳楊縉賦荆軻詩也二詩憾恨之情皆在意外靖節之後此亦佳作也

富鄭公言有所因

宋富鄭公弼奉使契丹謂虜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為其身謀非國計也愚按此言亦有所因唐高祖遣鄭元璹詣突厥元璹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

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脩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鄭公之言全述此意可以見夷狄無親惟利是動也

潘岳譏訕

潘岳晉武帝時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棲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

得休然則岳之取禍蓋亦恃才不遜之所致耳縱使孫秀不銜之亦何能以自免哉

題趙清獻公墓詩

宋趙清獻公抃墓在衢州府城東北四十五里宋景定間林存爲潭州帥罷歸道衢謁千夫荷擔經墓旁疲甚因相與語趙清獻公抃一琴一鶴那有許耶或聞之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

趙葵幼慧

宋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京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

與諸將偕出遇敵輙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
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
變癸時年十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
賞賚軍心頓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牛心山脉

四川龍州宣撫司東南有牛心山昔唐祖李龍遷葬於
山側武后革命命鑿斷山脉水赤如血及玄宗幸蜀有
老人蘇坦奏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
則天掘鑿所致玄宗即命龍州刺史修塡如舊未幾誅
祿山乃升州爲都督府賜號靈應郡此說予以爲謬妄

之也世夫武氏既鑿斷山脉則李氏衰矣玄宗何以復興玄宗命塡其斷處則地理家所謂客土無益也吁玄宗以勵精用賢而興以荒淫用姦而敗於山脉何與哉

論宰予公伯寮

洪武癸酉崇仁縣儒學訓導吉水羅公恢上疏言孔子廟廷從祀者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予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予者亦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而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未當宜例陞啓聖王廟疏

奏不報將皆服其論之當云

夏口城

武昌府城西黃鵠山有夏口城吳主孫權所築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名至劉宋順帝時柳世隆等守之沈攸之攻之不克梁末陳初周將史寧爲土山長梯攻之不能破黃巢之亂止陷其外城益其城依山負險周廻不過二三里乃知古人築城欲堅不欲廣也

頒書學校

洪武中以義陵州學正延平張先生智試禮部左侍郎先生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便

先生正色曰使賢才鼎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衆大慙卒從其議

霍氏衰

漢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武帝時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才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呼光既知子之不材而不能避遠權勢而爲保身全家之計反因妻邪謀以怙寵榮其覆族也宜哉

蓉塘詩話卷之二

仁和姜南明叔著

程文不必工

道山清話云韓莊敏一日來子弟讀書堂徧觀子弟程課喜甚謂門客曰舉業只須作到這箇地位有命時儘可及第自此當令日日講五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夫舉業文字令 國家以此取士固不可不務精熟然專攻於此而不知窮經以求其理而措諸用徇口耳騁筆舌窮不能獨善其身達不能兼善天下所謂有命之言於學者極

有益當務其著己者而已

二公主角富貴

宋仁宗朝駙馬柴宗慶與駙馬李遵頊連袂柴主賢而李主亦賢柴主欲與李主角富貴李先詣柴第柴主夫婦盛飾以爲勝左右皆草草次及柴主之過李第李主夫婦道粧而已左右皆盛飾徐出二子示之曰子所有者二子耳柴頗自愧士論高之後柴無子所積俸緡數屋未嘗施用及柴薨悉送上官

光武責吳漢

光武時公孫述死吳漢夷其妻子宗族帝聞之怒責漢

及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毋口以萬數日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吁帝一念之仁如此宜其光復舊物而平一天下也歟

演小說

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學彈琵琶演說古今小說以覓衣食北方最多京師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嘗讀瞿存齋過汴梁一律云歌舞樓臺事可誇昔年曾此擅豪華尚餘艮嶽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廢苑草荒堪牧馬

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

觀此則自昔蓋有之矣

張說裴耀卿議杖朝臣

唐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曏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柰何輕加笞辱以皁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伷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

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此言非爲徇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又開元二十五年五月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吁二公可謂近厚之論也以禮事君務在大體俾朝廷以禮義廉恥待士人所存不亦遠哉

天子家事

唐武后時后姪武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諫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

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此大臣盡心王室體國家安社稷之言也卒之反正廢主以周爲唐呂衡州謂其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又何過哉又唐德宗欲廢太子李泌切諫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泌之心卽仁傑之心也故華陽范氏稱其以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吁若奸臣則不然貪位固寵以私滅公陷於

久而不恤誤天下而不顧欲保其家而卒滅其家也若唐高宗欲立武氏為后褚遂良韓瑗來濟苦諫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又唐玄宗將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呼二奸之罪可勝誅哉

時文之弊

朱文公答陳膚仲云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

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盖知惡之而不知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又文公學校貢舉私議有云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義但取便於施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

謬而又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正之也吁今之科舉之弊正如此朝廷甚欲革之惜乎司文衡者徒有革弊之言而未得革弊之方士大夫有志於復古者不能不慨於文公之言也

盧綸詩

盧綸字允言河中人大曆十才子之一也用韋渠牟薦德宗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今讀其詩如元日早朝呈同省諸公其末云小臣無事諫空愧伴鳴環

其元日朝回中夜書情寄南宮二故人一聯云無能裨聖代何事別滄洲似非蠅營狗苟貪位慕祿而不以請餐爲耻者口中語也而乃以章渠年薦得官君子何取焉然則世之行不逮言者多矣況詩人乎

鑷白髮

南史齊鬱林王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曰我誰耶曰太公帝笑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鑷白髮者乎因讀此而笑世之癡人年近期頤鬚髮皎然非鑷則染將欲何爲乎

昭君曲

奉詔事和親從容出禁宸緣知平國難猶勝奉君身此山陰高貴明璧所作昭君曲也意亦新妙出人意表

題徽宗畫詩

宋徽宗善圖繪多畫翎毛令人家往往收得之間有近代名人題詠其上或譏之或惜之如忠勤伯汪公廣洋雙鴛圖云蘆葉青青水滿塘文鴛晴卧落花香不因荒嘗歡飛起三十六宮春夢長釋子來復喜鵲圖云黃沙風急蔌蔌秋回首中原淚暗流誤聽當時靈鵲語誰知雙喜是新愁釋宗泐小鵲圖詩云落日黃塵五國城中原回首幾含情巳無過鴈傳家信獨有松枝喜鵲鳴又

雪江獨棹云良嶽秋深百卉腓胡塵吹滿衮龍飛淒涼五國城邊路得似寒江獨棹歸周仲方雙燕圖云江南簾幕重重雨良嶽河山處處花兩地舊巢傾覆盡西風萬里入誰家張琛葛蘭云御墨淋漓寫楚蘭披圖却憶政宣間分明一種湘累怨萬里青城似武關

韓魏公處變

宋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魯公公亮愕然亟走白韓魏公琦欲止召太子韓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太子共建極知變如此吁天子疾大漸而皇太子不待使宰相非賢則國家之亂也

不難矣此韓公所以能處大事也

王荆公文集

臨川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宋宰相王安石之所著也舊本一百三十卷元金谿危素大樸復加增補校訂總爲百卷今板行者是也臨川吳文正公澄序之有云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其敝也吁荆公之論定於此數語矣

詢事各於其黨

宋張忠定公詠採詢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廬州四忠

國初從龍諸臣在廬州則有精忠大節者四人謂楚國公廖永安號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永義侯桑世傑楚號二公巢縣人蔡國合肥人永義無爲州人

臨安善讓

國初丙申年三月克金陵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以陶安爲左司員外郎陞郎中日贊機務既而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

上問安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

上多其善讓

趙與票事元

胡元以夷狄入主中國此天地古今之一大變也使天下之士苟有懷夷齊之心者則將甘心窮餓不食其祿而沒世況爲宋之宗室者乎趙與票者以宗室爲鄂州

教授伯顏渡江詣軍門上書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及伯顏入朝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首以與羆對召至京師幅巾深衣以見言宋亡之故由誤用權奸詞旨激切世祖念之命爲待制吁宋亡無商紂之惡元興無周武之仁或者援微子而律與羆謬矣罪與漢劉歆同科

元世祖詰降將

元世祖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上使董文炳詰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

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之輕欲也固宜吁劉整呂文炳昇為大將首叛倫生使聞此言尚可立其朝而食其祿乎其不愧死者幾希

籍曰國史

元危素再入翰林僅一日而 天兵入燕素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將就沉溺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力挽起之且謂曰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冊公言於鎮撫吳勉輦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缺者素之力也

太祖召至南京授以翰林侍讀學士兼弘文館學士時洪武二年也尋謫居和州閱再歲而卒吁忠義者人臣之大閑也吾盡吾之節而已遑恤其他史書者天下之公論也一人不詘天下必有詘之者耳何必以此藉口而為儒生之階乎

戒子

遜初先生四明王叔載名厚戒子陞隋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襮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身同流合汙以為通籍時干譽以為高思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

於汲也

引水便汲

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平西番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鹻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以額手謝九龍池一名九龍泉泉有九穴會於一池俗名鵝鴨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按宋陳康肅公堯咨守京兆乃疏龍首渠引滻水入城以便民汲　國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潏二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鹻鹵之病者三公之惠也今龍首九龍所引俱絕秦民日飲者余公所

引者耳

能孝者能忠

方正學先生孝儒事建文君盡忠死節天下稱爲忠臣然先生之孝人亦不可及也先生父愚庵先生克勤洪武初知濟寧府有誣以擅用倉[illegible]次[illegible]者被逮正學先生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從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愚庵正學復草疏將伏闕下訴之而愚庵没於京師[illegible]語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予於正學先生深有[illegible]

石監生

正統甲子夏國子監祭酒李忠文公時勉言忤權奸用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公耄弱不能勝瀕死須臾監生石大用者薊州豐順人自邑庠陞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知其爲人乃蹙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弟子奚忍坐視衆無有應者大用乃退而閉戶草疏奏懇請自代忠文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有沮之者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鶺鴒況師乎亦弗聽挾所奏詣銀臺投進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

捌遂以其奏聞于

上上並釋之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信夫

輟築記

仁和姜南明叔著

會稽山別名

吳越春秋云禹既受舜禪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后觀示中州諸侯防風氏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州愼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歸父焉又史記註禹到大越

登苗山然則會稽山本名茅山其名苗山蓋亦聲相近也

倖門

王梵志曰倖門如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塞了好處都穿破觀此言苟非聖君賢相則倖門之塞杜其太甚者而已

吊朱張詩

元朱清張瑄以通海運功致位萬戶世祖寵之詔賜鈔印令自造行用自是富倍王室及事敗死于京有僧以詩吊之曰禍有胎兮福有基誰人識破這危機酒[illegible][illegible]

地花方笑夢斷燕山草正肥敵國富來猶未足全家破
後始知非春風只有門前柳依舊雙雙燕子飛

房玄齡無後

續前定錄房玄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鼻曰公知
名當世爲時賢相柰無繼嗣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
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絕房氏者也公大悵然
而退後皆信然也吁以房相之賢而子不肖豈非天乎

張文定公豪邁

宋張文定公安道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意氣豪
舉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諸郡任氣

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然有漢高祖廟幷歌風臺前後題詩人甚多無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祖廟詩曰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詩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蓋自少已示凡矣見石林詩話

並蒂芙蓉詞

宋政和癸巳大晟樂成嘉瑞既生蔡元長以晁端禮次膺薦於徽宗詔乘驛赴闕次膺至都下會禁中嘉蓮生畢苞合趺夐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效樂府

體豔詞以進名並帶芙蓉
上覽之稱善除大晟樂府協律郎不克受而卒其詞云
太液波澄向鑑中照影芙蓉同蔕千柄綠荷深並丹臉
爭媚天心眷臨聖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噴蘊碩君
王壽與南山齊比　池邊屢回翠輦擁羣仙醉賞憑闌
凝思萼綠攬飛瓊共波上遊戲西風又看露下更結雙
雙新蓮子鬬裝競美問鴛鴦向誰留意不惟造語工緻
而曲名亦新故錄于此然大臣諛小臣佞不亡何俟乎

管寧思響

管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思

嘗念向曾如厠不冠即使稽首風不尋常見周景式孝
子傳吁寧持己之敬如此宜乎免於亂世也

釣臺詩

古田張志道學士有題嚴陵釣臺詩云故人已乘赤龍
去君獨羊裘釣月明曾國高名懸宇宙漢家小吏待公
卿天回御榻星辰動人去釣臺山水清我欲長竿數千
尺坐來東海看潮生張之意蓋以鴻飛冥冥弋人何求
名迹俱遠斯可也於詩何見之

辭豐受儉

子鄉胡端敏公世寧少家貧教不苟取私治王子以

嘉靖中浙江鄉試第二人時中式舉人巡按御史檄府縣人給關門及路費銀百兩而巡視彭侍郎以歲歉減其半他人皆取盈巡按所定數公獨辭豐就約受其半而已人以是知公之不凡後卒以忠廉大用云

黑猪變白

成化二十三年寧夏衛庠生胡璉家黑猪變而爲純白人咸以爲凶璉獨曰此吉變者也殺而爲牲是年其子汝礪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累官兵部尚書

胡端敏公出處

正德中胡端敏公之副憲江西也實兵備東鄉以公在

廣西太平時有擒梗命土官之功故任之時鎮庹人謀
逆公上疏發其事反爲庹人所搆陷逮繫
詔獄瀕死者數矣內外爲公訟冤者狠得減死謫戍遼
左及庹人作亂而公言始驗乃釋自便又有言公忠義
智略宜任討賊之寄者適賊平乃以公爲湖廣按察使
陞都御史巡撫四川及今上即位深知公忠願擢不
數年周旋六卿公亦不以摧折少變其節感
上知遇愈自淬礪以經濟爲己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知疏薦林見素之賢辯彭幸菴陳都御史有功無罪諫
勿罪議大禮諸臣勿從鎖兵之議及議處甘肅降夷曰

其大者他事尚多以是與二三執政不合又多病故數數求去既得請乃抵家即起爲南京兵部不拜尋卒死之日家無積鏹廩無餘粟故部使者計奏稱公歸老家貧淸約自守道其實也公平生議論不肯附和詭隨獨議禮一事偶同諸公然非附人也今或有以此議公爲求進者恐不然乎

論帝王霸君

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氾而無私蠉飛

蠕動莫不仰德而生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類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形類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此言逍遥雖工義則未盡也

淮南子論堯

淮南子曰人知所以樂爲天子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斵素題不枅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錦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禦

其養生之具學不加以增之以大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舜若釋負然此語蹈襲孟子文法而不及耳

弔余忠宣公詞

宋文信公嘗過唐忠臣張公巡許公遠雙廟題沁園春詞一闋道二公之精忠勁節辭旨壯烈千載之後昭然與日月爭光

本朝劉文成公伯溫過安慶亦作沁園春詞哀余忠宣公闕正與文山之詞相匹錄之詞云士生天地間人孰不死死節爲難羨英偉奇才世居淮甸少年發策拜命金鑾面折奸貪指揮風雨人道先生鐵肺肝平生事扶

危濟困拯溺摧頑　清名要繼文山使廉儒聞風膽亦寒想孤城血戰人皆效死闔門抗節誰不辛酸寶劍埋光星芒失色露濕旌旗也不乾如公者黃金難鑄白璧誰完

李懷光論吐蕃

唐德宗興元元年上遣崔漢衡請吐蕃發兵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李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

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覘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史言李懷光雖欲襲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元人召用苗軍卒受其害亦可鑒矣

指天畫地

陸賈新語云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脩聖人之道極經義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指天畫地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恠吁此言道盡索隱行恠者之情狀學

務口耳者觀此亦可以自愧矣

空同寄見素詩

正德中見素林公俊以右都御史受　命平蜀寇未幾即乞休致時閹宦與佞倖用事故也空同李夢陽以詩寄公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干戈滿眼急江漢一舟歸花逆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惜鷗機諸葛能安蜀穰苴本善兵向來優起詔番作急流行老益丹心壯憂催白髮驚秖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詩摹寫公盡矣

謁　孝陵詩

禮樂千年會腥羶四海空商周終愧德唐漢敢論功鳳曆歸真統龍山繞舊宮秋風霸陵樹落日鼎湖弓萬國謳謌在餘生覆載中小臣瞻拜地江漢亦朝東此西涯

李文正公東陽過南京謁

李陵之作也辭理俱到最爲西涯平生得意者惜結句不稱具眼者自能辨耳

蓉塘詩話卷之四

仁和姜南明叔著

晩春詩

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好支頤順春風自是人間客主管繁華得幾時此宋小山晏叔原晩春詩也眼底紛紛不可人意讀此詩未嘗不三復嘆息也

詠女史

先民王致道名逵號湖楚吾杭人正統間以詩鳴一時蔣莊劉先生士亨其門人也有詠女史詩姑舉其一二言之詠綠珠云主難因妾起妾心安肯違身爲金谷土

魂作彩雲飛揚妃云禁苑養嬌兒兒嬌毋命危褒斜山路險不似在宮時班姬云王輦辭辭君恩雨露新秋風朝暮起紈扇暗生塵虞姬云恃力力已盡將軍將奈何那堪騅不逝悵望楚人歌皆有餘味不徒述事也他作尚多大率稱是

發願文

唐沙門玄覺發願文有云長得人身聰明正直不生惡國不值惡王不生邊地不受貧苦奴婢女形黃門二根背傴黑齒頑愚暗鈍醜陋殘缺盲聾瘖瘂凡是可惡畢竟不生黃門謂天閹不能行人道者二根謂兼男女二

體而能兩用人道者皆非天地之正氣所生也然則今人得生中華太平之世爲丈夫子容貌端莊氣質清明可不思所以自致而求無愧於天地生成之德哉玄覺釋氏固非吾儒所稱者然其言不爲無理也姑取以自警云

食瓜徵事

宋宣和中秦居安提舉祕書省夏日會館職於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坐客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

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吁小人之心嘗嫉勝己者然恭既失之董亦未爲得也徵仄之事恭爲忌才董爲露才君子胥責之

選民爲兵

永樂間敕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年二十以上爽徤者皆選取以備侍衛民不樂從頗爲騷擾其所選者悉隸府軍衛數至二萬有餘立千戶所二十五以領之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部奏請疏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成化間余肅敏公子俊爲兵書議欲乖偽差官點選時該選地方適多饑饉而劉忠宣公大夏被

園陸公容在職方力諫沮之爾敏不能奪其議遂寢

凍合濟師

南燕慕容德晉安帝隆安二年乃率戶自鄴將徙於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氷泮若有神焉吁不獨光武也戎狄亦有天幸焉

知險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曰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又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合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

不如歸去臥林丘二公之心事可見世有擠人於溝壑臨險難而不知止者真二公之罪人也

割肉啖友

唐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雄信事王世充太宗平洛陽得雄信將誅之世勣言雄信驍健絕倫請盡輸己之官爵以贖之太宗不許世勣固請不得涕泣而退雄信曰吾固知汝不辦事世勣曰吾不惜餘生與兄俱死但既以此身許國事無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視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啗雄信曰使此肉隨兄為土庶幾不負昔誓也為收養其子吁能割肉以啗其友而

不能委身以報其君能收養友之遺孤而不恤其君之往見往婦勸可以寄社稷否乎其失信於友不足責也然信之不篤文何望其忠乎

龍居寺詩

郁陽巍石山有龍居寺宋岳武穆王飛嘗過之留題云

巍石山前寺林泉勝境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為雨濟民憂憂民之忠拳拳不忘忠臣口中語也

翰林四諫

成化丁亥

上以元宵張燈命內閣分題令侍從諸臣賦詩時編脩章公懋莊公昶檢討黃公仲昭上疏諫
聖德疏言過切直
上怒杖之闕下皆謫補外時稱三君子先是脩撰羅公倫論執政起復被謫直聲震　朝野而章公等繼之號翰林四諫

三不職

楓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堅乞致仕冢宰尹恭簡公旻慰留之辭益力恭簡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對云古人正色立朝

某之罪戾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恭簡憮然驚歎知其意決特為上請　從之時先生年僅四十一

勸講太極

張東白先生元禎弘治末以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侍　經筵日講許侍　東宮講讀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性理書　東宮講孝經小學　孝廟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先是漳州陳布衣先生真晟以明道自任嘗詣闕上正學纂要

不報聞臨川吳聘君與弼名欲質之道經南昌往見東白止布衣宿扣其學之所得大加稱許曰楨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曰二子草廬嘗齋亦未是如斯君者不可見而亦不必見也布衣遂歸然東白此言真有所見學者讀四子之書苟能辨之則東白之言爲不誣矣

定見不惑

唐柳渾身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爲浮圖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遊者皆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後相德宗

時稱其賢吁若渾者可謂有定見而不惑者矣

榷茶之始

舊唐書云文宗太和九年王涯獻榷茶之利乃以涯為榷茶使茶之有稅自涯始也按德宗實錄貞元九年初稅茶先是鹽鐵使張滂奏請稅茶以待水旱之闕賦詔曰可是歲得錢數十萬然則榷茶不始於涯也始於滂耳或者滂始建議稅之而涯備其法耳

夷齊詩

唐李頎謁夷齊廟詩有云畢命無怨色成仁其若何此可謂達聖人之旨者殷璠謂其玄理最長者非此類之

謂乎

天嗔塔詩

處州府城南十里有天嗔塔宋祝顏題詩云山頂浮圖壓巨鰲野僧平日謾心勞時人欲識天公意萬事宜容險處高斯言也其為好險營身者設歟

衆樂亭詩

司馬溫公題錢公輔衆樂亭詩云橫橋通廢島華宇出荒榛風月逢知己江山得主人使君如獨樂衆庶必深顰何以知家給笙歌沸水濱此宋人以議論為詩也迂叟平日憂國愛民之心拳拳可見

戲彩堂詩

宋趙屼倅溫州時其父清獻公抃致仕家居屼迎以就養作堂名戲彩堂取老萊子戲彩之義清獻題詩堂中云我憩堂中樂可知優游踰月意忘歸老來不及吾兒少且着朱衣勝彩衣吁父慈子孝之樂於此可以想見矣世有讀聖賢書而至於父子相夷者其相去禽獸又幾何哉

鄉里重輕愛惡

干木隱而西河羨李陵降而隴西慚此爲鄉里之重輕也賈府大散財貨得鄉里忻心何曾淩駕人物鄉里間

族之如讐此爲鄉里之愛惡也吁君子顧自處何如耳

不肯治第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有樂也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爲慮吁於此見公之進退憂樂皆有其道矣學者不能希三代聖賢則公亦可以爲法矣

趵突泉詩

濼水發源天下無平地擁出白玉壺谷虛只恐元氣泄歲旱不愁東海枯雲霧潤蒸華不注波濤聲震大明湖時從泉上濯塵土冰雪滿懷清興孤此元趙子昂題趵突泉詩也雄渾飄逸豈獨翰墨之可稱哉

還王軌首

隋漳南竇建德煬帝大業七年聚衆爲盜十三年稱長樂王恭帝義寧二年建都樂壽置百官國號夏改元五鳳以隋故官裴矩崔君肅何稠等隨才署職委以政事有往關中及中都者恣聽不留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

於境時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用焉爲斬奴而還軌首滑人得之呼以光武之賢而封子密不義之號失之大者也豈謂不如一竇建德哉

請官治僧

元順帝至正二年以納麟以江浙行省宣政院使時上天竺耆舊僧彌戒徑山耆舊僧以刑盜縱犯法納麟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設崇教所擬行省理問官秩四品以治僧獄訟從之吁元之僧至此始有法以治其驕橫而國之將亡亦[illegible]也

天怒不終朝

柳宗元謫永州與武陵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未及用而宗元死武陵初謫與元濟入朝謂崔郾試進士當取杜牧文遺孟簡此書武陵可謂有君子之心而非泛泛文藝之士也

所見不逮所聞

唐崔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楊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驁倨數挑輕忤物

遇信明江中謂曰明公有楓落吳江冷頗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

求名

李邕唐天后時拜左拾遺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責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

花鳥使花石綱

唐玄宗開元中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

焉使宋徽宗垂意花石歲取於蘇杭州命朱勔總其事號花石綱吁象箸玉盃不能不起忠臣之歎也二君之所嗜如此求欲不危得乎啟夷狄滔天之禍又何怪哉

陰陽避忌

世人信陰陽避忌凡有婚姻喪葬營造出行皆欲安求福利以豐厥家貧者由此而希富富者由此而希貴貴者由此而希延及百世而不替是故拘於巫祝小師之言避忌無所不至敬守其說如帝戒之不敢犯吾見獲福者十無二三而得禍者十嘗四五豈盡由此哉夫禍福爲人所召使彼之術有驗則豈肯厚於謀人薄於謀

已而讓富貴於人哉此不足信也明矣姑以數事言之
後漢河南吳雄少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擇葬其中
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雄後致位司徒
子孫三世廷尉又司隸校尉趙興每入官舍輒更繕脩
館宇移徙改築故犯妖禁子孫三世爲司隸又汝南陳
伯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
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
鄉亭年老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怒而殺之
又元魏武帝討賀驎太史令姚崇曰紂以甲子亡兵家
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

進寶大破之宋嘉祐中將脩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皇帝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無忌大哉王者之言乎其避忌不必拘之明驗也

君山詩

湘光秋色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裏一青螺此唐劉夢得君山詩也滿川風月獨凭闌綰結湘娥十二鬟可惜不當湖水滿銀山堆裏看青山此宋黃魯直君山詩也二篇機軸相似而才氣相敵他作不能相逮矣

鄭公言君子小人

宋富鄭公有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之不亂得乎吁況小人之與小人並憂其攻擊排擠以求必勝其貽患於天下國家可勝言哉

紀信詩

唐人題紀信墓詩紀信生降爲沛公草荒古墓卧秋風不知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惜失其作者姓名

李華汚賊

唐安祿山反玄宗入蜀監察御史李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爲盜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華自傷不能完節屏居江南肅宗上元中以左補闕召之華喟然曰烏有隳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吁華之志可傷也夫若以程子趙苞之論觀之華可以無責矣